动车已过万重山

□李显福

“呜——”，犹若巨型海鳗的乳白色动车驶离了昆明南火车站。看着窗外的景物快速地掠过，我的心情很不平静。几十年来，和火车、汽车交集的日子，像一帧帧清晰的图片，在脑际闪现。

1980年代初，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，重庆钟表公司势头强劲地占领了云贵川三省钟表市场。该公司邀请我和四川省广播电台的记者去贵阳、昆明两地采访其产品的销售情况。一想到山重水复路途遥远，我心生犹豫。黄副经理说，我陪你们坐火车，比汽车快多了。先到贵阳待一天，再去昆明，然后坐成昆铁路的火车到成都，你俩也正好去述职。

我经常来往于成渝两地，每次路途上耗时至少要12个小时以上。而这次要跑川黔、贵昆、成昆、成渝四条铁路线，不晓得要耗去好多时间！

可是，职业不允许我拒绝。结果，一大半时间几乎都在崇山峻岭中爬行的绿皮火车上度过。从此以后，每次去昆明，我都选择飞机。

“前方到达站，贵阳北火车站，请在贵阳北站下车的乘客，提前做好准备。”耳朵里传来广播员悦耳的声音。

我收住思绪，问身旁的妻子：“前面就是贵阳啦？”

“从昆明出来，只停靠了曲靖。”妻子望着窗外飞快掠过的山岭、绿植和楼房，问，“广播说曲靖到了，你都没有听到。你在想啥子？”

“我在想我当年坐火车的经历。单是到昆明，穿山越岭，就有好多个站。”

现在想来，此生花在火车上的时间以及吃过的苦头都难以计算。有次去北京，想睡地板都成了奢望。在菜园坝随着人流上车后，根本进不了挤得满满的车厢，只有挤进厕所。过了内江，有人要大解，我才被迫出来，插在人缝中。实在站不住了，就在车厢铰接处席地而坐。过了成都，才进到车厢。

那时从重庆去北京坐火车，经成渝铁路、宝成铁路，再经陇海铁路上京广铁路；要不就是坐轮船下武汉，再转乘火车。车离成都，就驶上了我神往已久的宝成铁路。中学地理教科书上专门列图文介绍：南起成都，北至宝鸡，途经四川、甘肃和陕西三省，全长660多公里。由于穿行崇山峻岭的坡度大于其他铁路，需要电力牵引，它成为中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，是西北和西南地区的交通动脉，从此改变了亘古以来“蜀道难”的历史。

经过五天四夜的站站坐坐，如蜗牛般爬行的火车终于到了北京站。我的双腿肿得如象腿，只有扶着车厢挪着双腿下了车，在月台上，勾着腰，几乎不能动步。回重庆时，车过绵阳，我看见上面的行李架有空处，就爬上去躺下，让快僵硬的身体放松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女列车员来催了：“同志，下来啦，要到内江了。”

以后，由于工作原因，我几乎每天都和汽车、火车、轮船等打交道，常常是凌晨5点即起床，赶到车站或码头，坐第一班车或船。那些年，即使到如今几十分钟就到达的地方，动辄就是大半天：坐早班车到松藻煤矿，中午过了还在綦江城边；坐早班车到大足，中午还没有到荣昌……有一次在乐山采访后去内江，清早出来，司机为了赶时间，一路不停，不少人喊要上厕所，他仍不停车。此时，乘客中的四川体工队队员们火了，叫着要揍人，司机才极不情愿地在路边一农家院子旁停了车，让我们去农民的猪圈解决问题。

在新闻生涯中，我有一个书写一条穿山跨江的高速路建设的机会。

修建渝湘高速路（包茂高速的一段）时，建设方邀请我采写他们征服大山大河、建造一条神奇“天路”的报告文学。我欣然应允，跑遍了一个个架桥、钻洞、开山、劈岭的工地，目睹建设者在悬崖上、在高空中、在奔腾喘急的河流里的奋战，在工棚和他们促膝谈心，在工地食堂和他们把酒聊天……在长篇报告文学《穿越武陵山》中我写道：“渝东南人民千百年的梦想成为了现实，巴望着有一条高速公路的300多万各族人民可放心了。重庆又多了一条出海大通道，渴望连接渝湘直下湖广的3000多万巴渝儿女可以放心了……‘从此山不在高，路不再漫长，各族儿女欢聚一堂！’”

曾经，高速路、高铁、动车不仅没有在与时俱进的词典里出现，就连在人们的思维、话语体系里也没有出现。过去，看见山、看见水，就觉得路迢迢、水茫茫，望而生畏，只好龟缩。如今，山不再高、水不再长，再也不会像李白那样“以手抚膺坐长叹”，而是“万水千山只等闲”……

这时，妻子用手肘碰了碰我：“听，广播说马上到重庆西了。”

我收回思绪，侧眼一看，动车正飞驰在白沙沱长江大桥上。真的，前面就是重庆西站了。

天啦，这动车比古人希冀的“千里江陵一日还”还要快。近两千公里的路程，下午三点过，在昆明南站吃西瓜，晚上7点，就到重庆吃火锅了。真是：午辞滇都昆明南，万里重庆四时还，乌蒙娄山挡不住，动车已过万重山！

你笑起来真好看

□程华

刘雪舫笑起来，双眼弯成一泓清泉，灵动、温婉，还带一点点童真。

她是真心快乐。从决定从教那天起，到合川师范学校毕业分配，再到南岸区峡口镇柏林村小学，她都是快乐的——哪怕偏远点，哪怕荒坡上有蛇虫出没。

几年后，她调到南岸区珊瑚实验小学。

刘雪舫总说：“我很幸福，我喜欢当老师！”人生一大幸事，便是将爱好与职业合一。她觉得，自己就是这样的幸运儿。感恩生活、热爱工作，两者叠加产生的化学反应，足以让一个人爆发出惊人的能量。这些能量在她31年教师生涯中，都化为一束束照彻幼小心灵的光。

熙熙是刘雪舫到珊瑚小学后教的首批学生。小男孩顽劣得像只刺猬，动不动与人争执，久而久之成了同学们孤立的对象。

刘雪舫了解到，熙熙父母长期不和，家中“战火”不断，两人最终离异。缺乏关爱的孩子没有安全感，也不懂如何去爱别人。她心头很不是滋味：熙熙与自己儿子年龄相仿，如果儿子被人孤立，她这个妈妈能好受吗？她还发现，熙熙虽叛逆但正直，成绩不好但爱阅读，尤其作文出色。好，有招了。

“今天，给大家读一篇非常优秀的作文。”读完，刘雪舫问，大家说写得好不好啊？好！知道谁写的？谁？贝贝？琪琪？“不，是熙熙！请大家为他鼓掌！”

迟疑少顷，掌声响起，惊讶又羡慕的目光纷纷投向面红耳赤的熙熙。刘雪舫看到小男孩眼睛亮了。熙熙，老师就想看到你这样的眼神啊。

此后，熙熙的作文不时在课堂上作为范文被朗读，还贴在墙上供大家学习。刘雪舫又不失时机教导他学会宽以待人。六年级下期时，她鼓励熙熙参加南坪中学举办的作文大赛。“老师，我可以吗？”“为什么不可以呢？”结果熙熙大获全胜，三篇作文，一篇获一等奖，两篇获二等奖，奖金有100元。捧着“第一桶金”，熙熙笑得见牙不见眼。渐渐地，他身上的“刺”不见了，同学们爱和他说话了，他也乐于和大家探讨作文怎么写。

熙熙升入初中后，刘雪舫仍然没丢手，耐心开解他成长中遇到的各种困难与烦恼，为他规划今后的人生走向。高中毕业后，熙熙成功考取了飞行员。获知喜讯，刘雪舫差点跳起来。每个孩子都是花朵，熙熙，你终于盛放了！

当一身军装的熙熙英姿飒爽站在面前，一声“妈妈，谢谢您这么多年对我的好！”刘雪舫笑了。每次回渝探亲，熙熙一来就唤她“妈妈”，唤得巴心巴肠。后来熙熙自学取得律师资格，又考取国防大学法律硕士研究生，现在中央军委下属某部实习。熙熙结婚那天，看着他深情地对心爱的人说“我愿意”时，刘雪舫眼角湿润了——熙熙懂得了爱、学会了爱，还有比这更令老师欣慰的吗？

灿灿是个乖乖女，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。但有一阵子，灿灿两眼无光，神情恍惚。刘雪舫一打听，才知灿灿妈给灿灿报了课外奥数班。灿灿妈是完美主义者，“三亲六戚的娃儿都读‘七龙珠’，你也必须考上！”“今天讲的什么内容，把思路说来听听。”“不刷题怎么行？马上小升初了！”诸如此类的话随时挂在嘴边，灿灿压力山大，时常失眠，小脸憔悴不堪。

“灿灿妈，孩子是花朵，要浇灌、剪枝、修整，但不能揠苗助长。”刘雪舫常与灿灿妈煲电话粥，有时一煲就是一个小时。灿灿妈的心态渐渐平和。笑容又回到灿灿脸上，她的学习成绩开始回升。刘雪舫松口气，眼睛又弯成了一泓清泉。

刘雪舫所在的这所学校一直致力于建构“亲和、亲证、亲在”的亲亲教育，这种理念也贯穿在她的教学实践中。她力主语文教学尤其作文训练与生活充分链接，将教材、课外阅读、生活有机糅合。她利用课余和周末开展有趣的活动，网购彩纸、竹片等材料，特邀家长们来校与孩子们一起做风筝、放风筝，这不就是绝好的生活素材吗？既促进亲子关系又有了第一手体验，写出作文才生动鲜活。她设计游戏，让家长蒙上眼睛，孩子在前面指路：左拐、右拐，往前走三步，左脚前跨……这又是干啥？哦，先口头后笔头，学会口头表达再训练书面写作。多样化体验式教学让孩子们从“让我学”变成“我要学”，学习兴趣极大提高：自编童话、组合写小说，投稿、参赛，乐此不疲。

在班上，刘雪舫也着力培养孩子们的创新意识与实践能力，寒暑假都布置一项特别的作业：搞一个小发明，小创新、小改善也行。黄笠耕是个小科技迷，她推荐他参加学校“发明创造”社团活动。一年后，小笠耕真的发明了一款多功能书包，在学校帮助下申请到专利，2017年又参加了在马来西亚举行的ITEX国际发明展。

那厢小笠耕正有模有样向“客户”介绍产品的设计理念、市场优势，这厢刘雪舫打开视频，举起小笠耕抱着班级吉祥物的大幅照片，带领大家齐声为他加油。最终专利成功签约出售，全班一片欢呼，她站在一群孩子中间，笑得也像个孩子。

从课堂教学到课间秩序，从课外阅读到习惯养成，班主任事无巨细都得操心。有孩子不爱运动，逢跑步便“病遁”“尿遁”，刘雪舫便每天带着大家跑步10分钟。几年下来，她能轻松跑完7.2公里迷你马拉松。“刘老师50岁都能坚持锻炼，同学们更没问题对吗？身体好才能面对未来各种挑战对吗？”几个同学红着脸点点头，乖乖地跟着跑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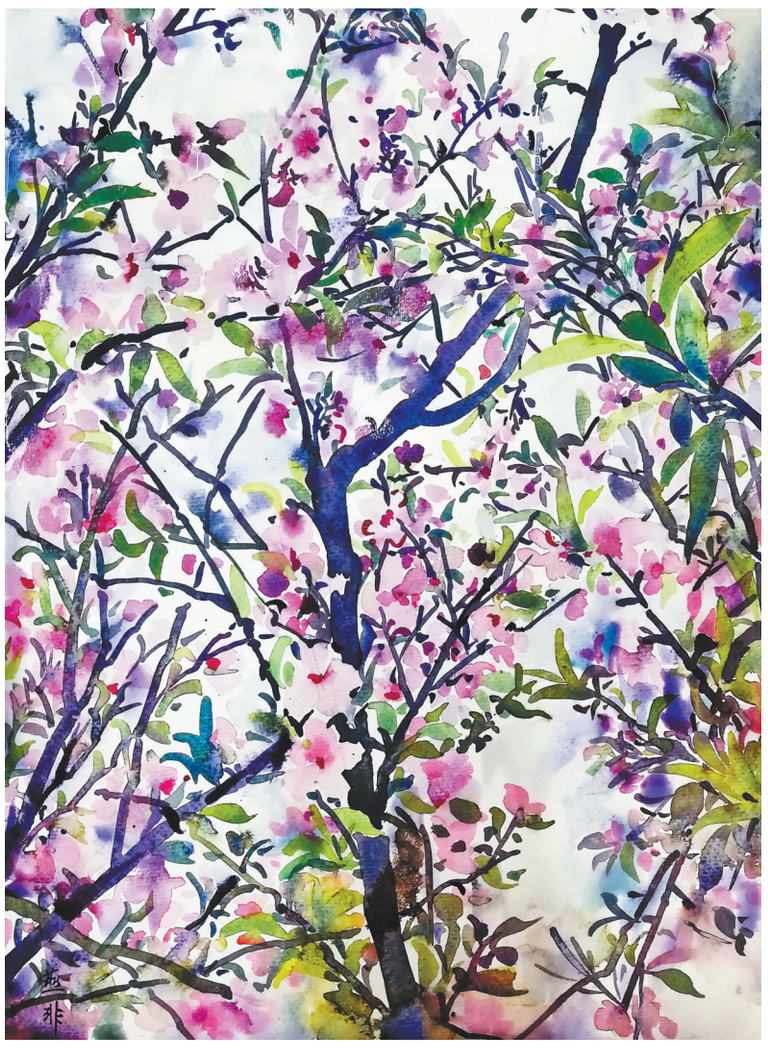
现为六年级班主任的刘雪舫也会感伤。几个月后，孩子们即将小学毕业。而这一届，将是她职业生涯中能完整带出的最后一个班级。回想孩子们读一年级时，那简直花样百出：有的拽着爸妈哭着不肯进校门；有的一到吃饭就乱跑，她要又哄又吓追着喂饭；还有个别孩子满地乱爬蓬头散发，她得拿梳子给扎羊角辫……而今小可爱长大了，个个青春勃发又沉稳独立。成就感满满的同时，她又多希望分别那天能晚点，再晚点。六年了，连家长都亲热地唤她“班妈妈”，“班妈妈”哪里舍得孩子们？“哎，鸟儿终要高飞，可心里就是舍不得……”

去年11月，学校举办一次重要赛课活动，外区外省的老师们来观摩。以刘雪舫的年龄和资历，只需指导青年教师就行，无须耗时耗力去面对这项高难度挑战。但她不。她问孩子们：“刘老师想参加本次赛课，想和同学们一起的日子里留些珍贵记忆，大家愿不愿意、成不成全啊？”

“愿意！愿意！”“老师加油！”

刘雪舫教学经验丰富，但电脑以及新媒体技术明显弱于年轻教师，但她不怵，做课件做动画做剪辑……学，再学。她说，因为热爱，所以愿意迎接挑战。熬过多个夜晚，她成功了。赛课效果圆满，听者交口称赞。

为喜欢的人喜欢的事去努力去付出，这难道不是最幸福的吗？刘雪舫的眼睛又弯成一泓清泉，真是好看呢。



春天

水彩画

燕非

冻桐花

□兰卓

清明前后，桐花常见于郊原平畴、村园门巷。桐子树枝繁叶茂，大多呈扇形，一树的桐花盛开，有一种元气淋漓、朴野酣畅之美。

此时，桃、李、杏、梨等早已花落蒂结，草莓、樱桃等赶早的果子令人垂涎三尺。在万物生长拔节的葱茏里，桐花开得自若，花落也随意。

宋朝诗人赵蕃在《三月六日》中写道：“桐花最晚开已落，春色全归草满园。”百花争艳的喧闹之后，时至清明，春天已过大半，细雨霏霏，气温陡降，在最后一个倒春寒里，桐花是开得比较隆重的花朵了。因此，有人说桐花是清明的节气之花。

桐花是春夏递嬗的标志，在乍暖还寒的天气里，它要历练寒冬之后的冷冻。冻桐花，在民间便成了一个时令的标志，它虽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节气，却是一年中天气的分水岭——桐花落尽，地面阳气升腾，夏天就慢慢来了。

在民间有一个说法：老弱病残的人或牲畜，捱过了寒冬腊月，还得经受冻桐花的考验，如果能够熬过冻桐花，便会逃过一劫。过了冻桐花的时节，冬天的被褥和衣物方才“入库”。

人间四月芳菲尽。这里的四月是指阴历。“客里不知春去尽，满山风雨落桐花。”其实，在阳历的四月，那些想开的花朵都如愿盛放，落英缤纷之后幻化为青涩的果子挂在枝头，此时桐花散发着恬淡的气息，在烟雨中与草木之气相融，于氤氲中暗香浮动。春事阑珊，乍暖还寒，冷雨飘洒。

桐花呈紫、白色，盛放时沉静、素雅，凋零时地上如铺茵褥，容易引发伤春情绪。在古代的诗词中，有的文人墨客以“冻桐花”或“桐花冻”喻遭际，以此抒发落寞、沉重的心境。

桐花开放时，正是杨柳垂条，它们是“春深处”的标志景物。杨万里在《过霸东石桥桐花尽落》里写道：“老去能逢几个春？今年春事不关人。红千紫百何曾梦？压尾桐花也作尘。”可见，桐花是春天百花争艳之后的“压轴戏”。

在鸟类中，送别春天的当属杜鹃，杜鹃又名子规、谢豹。吴师道在《次韵黄晋卿清明游北山十首》中写道：“桐花开尽樱桃过，山北山南谢豹飞。”在伤春、送春作品中，桐花与杜鹃经常联袂出现。桐花凋落的视觉印象、杜鹃哀鸣的听觉印象形成合力，给人以强烈的春逝意蕴。

桐子树常见于门前、井边，可遮荫取凉，是故土的乡愁写意符号，见桐花而思故乡是自然而然的睹物伤情。伤春情绪又常与羁旅漂泊、客里思家情绪交织；无论是桐花凋落或是杜鹃哀鸣，最能触动游子情怀。唐代诗人权德舆在《清明日次弋阳》中写道：“自叹清明在远乡，桐花覆水葛溪长。”此时，一个人独处异地，看桐花花开花落，易发乡思相思、慎终怀远之情。

与温润的杏花春雨不同，桐花春雨常给人料峭之感。但桐花朴素深挚，别有一种暗淡低回之美。这样的素淡之花，更有洗尽铅华之后的恬淡与从容。桐花飘零时，立于树下，闭上双眼，于无我之境，享受宠辱不惊的美好时光。

【地理重庆】

一汪水的召唤

□文猛

我一直觉得中国瀑布的“封面”是庐山瀑布，因为李白那首家喻户晓的诗。

“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”，庐山瀑布必然成为很多人拜访的第一挂瀑布。后来，千里迢迢拜访大地上的瀑布，黄果树瀑布，壶口瀑布，诺日朗瀑布……有一天，突然知道我们的家乡万州居然也藏有一挂大瀑布——青龙瀑布。

事实上，青龙瀑布飞流直下，已经有2.5亿年的时光，天空知道，大地知道，我们很晚才知道。

高峡平湖，水涨城高，万里长江给了万州最阔爽的江面。万州看水，这是走向万州最美的理由。万州人把青龙瀑布改名为万州大瀑布，高峡平湖，天下万州，水给了万州人大气和底气。

“仰步三天胜迹，俯临千丈奇观”，这是万州大瀑布景区大门对联。平湖水是静的，是铺的，是小夜曲；大瀑布水是动的，是挂的，是交响乐。

甘宁河一路走来，走到这方高岩上，小桥流水的田园般诗情集体苏醒，汇流成一条腾云驾雾的银色巨龙，以勇往直前的精神，无坚不摧的气概，势如破竹的阵势，排山倒海的力量，浩浩荡荡，金戈铁马，雷霆万钧，锐不可当。高岩上飞流的，青龙潭中涌动的，喷珠溅玉，雪浪翻滚。阳光照射，处处彩虹。

瀑布在地质学家那里叫跌水，水在水中跌了一跤。甘宁河一路奔流，面对这道宽151米、高64.5米的陡岩，地质学家口中的跌水，在我们看来应该是跳水，走向高台，前赴后继，向前，向后，转体，屈体，抱膝，所以称这里是亚洲第一瀑，甘宁河在这宽广高深的跳台上上演着河流最美的集体跳水。

大地在“疑是银河落九天”的瀑布后面安排了一方水帘洞，披上雨衣，或者举着雨伞，走进水帘洞，就算走进大瀑布的化妆间。洞内观瀑，茫茫水帘，水雾弥漫，遮天蔽日，流光彩幔，恍如仙境。

穿过水帘洞，就到了弥漫着无数神秘传说的青龙洞。老实说，在甘宁，就算没有这方大瀑布，单就是这几方洞、几片竹林、岩壁上的栈道，就足以让人神往。地灵必然人杰。这里是三国东吴名将甘宁的故乡，这里是大诗人何其芳的故乡。近万平方米的古老山洞，洞内是梵音阵阵的洞天佛地，洞外是声震如雷的天地水声，洞口是盘根错节的古树古藤。更为神秘的是洞外岩壁上有一面自然天成的“天工画壁”，仰望画壁，不同的人，不同的心境，读到不同的画意，他们在岩壁上有过多么漫长的时光，风霜雨雪在上面有过多少次的修改。我们不知道，天地通过这幅画要告诉我们什么；我们不知道，俨然天地密码。

李白是万州人永远敬仰的诗仙，因为他流连西岩“大醉西岩一局棋”，万州人改了这座山的名字叫“太白岩”。李白离开太白岩曾经两次到过大瀑布，遗憾的是他先望见的是庐山瀑布，面对甘宁河谷这挂天地之间水的大幕，只好题下“壮观”二字。只是那个“壮”字右上角多了一点，汉字三点成水，李白在“壮”字上故意增加一点，那是对这方壮观的水的惊叹。

何其芳从小生活在甘宁，他也没有给家门口的瀑布留下一些文字，他看懂了“壮观”上多出的那个关于水的点……

诗仙李白、诗人何其芳面对大瀑布迟迟没有动笔，我等记录的瀑布只能算是给这方水世界的说明书，或者是邀请书——

一汪水在召唤，那里期待你飞扬的文字！